DS
735
A2K8
v.35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九　　長洲過元晙輯

治民門

明刑

息獄

劉矩遷雍邱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後漢書劉矩傳）

王志遷宣城內史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南史王曇首傳）

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南史陸慧曉傳

于義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北史于栗磾傳

劉曠爲平鄉令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百姓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

風敎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絶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北史劉曠傳

蘇頌知江寧縣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塗思其言而止宋史蘇頌傳

王巖叟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悚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宋史王巖叟傳

王維翰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殺之健訟衰息金史王維翰傳

敬儼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贛俗民有爭往往越訴

于省吏得並緣爲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元史敬儼傳

斷獄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後漢書魯恭傳

陳矯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魏志陳矯傳

周處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晉書周處傳

沈懷文西陽王子尚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南史沈懷文傳）

梁宗室憺爲都督荆州刺史加安西將軍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南史始興忠武王憺傳）

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南史任昉傳）

辛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

佐寮一人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北史辛公義傳

何易于爲益昌令凡鬬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新唐書何易于傳

張詠知益州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宋史張詠傳

薛映知杭州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

暎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宋史薛暎傳

王罕知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中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宋史王珪傳

韓億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宋史韓億傳

賈易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宋史賈易傳

陸九淵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宋史陸九淵傳

姚景行為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為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遼史姚景行傳

竇景庸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遼史竇景庸傳

王惲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元史王惲傳）

雪冤

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

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漢書于定國傳

孟嘗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

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後漢書孟嘗傳

柳渾大歷初魏少遊鎭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瘖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敢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旣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 舊唐書柳渾傳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亾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亾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謝

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卽敕吏捕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道 新唐書崔元暐傳

顏眞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新唐書顏眞卿傳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劒建昌虔州

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四至京請委强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减大半齊賢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决齊賢至立辨而釋之宋史張齊賢傳

李仕衡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四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後仕衡遷左衛大將軍宋史李仕衡傳

王臻知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鬭卽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鬭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宋史王臻傳

吳及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宋史吳及傳

杜衍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爲作辨獄記宋史杜衍傳

喬執中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且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宋史喬執中傳

董槐爲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豈謂

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栒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栒獄宋史董槐傳

魯有開知荆州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宋史魯有開傳

鄧文原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移江東道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元史鄧文原傳

省刑

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後漢書劉寬傳

申屠蟠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後漢書申屠蟠傳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

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塹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入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

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後漢書王龔傳

陳矯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魏志陳矯傳

崔挺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州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亾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魏書崔挺傳

崔景眞位平昌太守有惠政當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南史崔祖思傳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崔鑒傳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北史韓麒麟傳

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眞諫曰公當峻撲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勉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新唐書李勉傳

賈敦實爲洛州長史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新唐書賈敦頤傳

任布知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于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宋史任布傳

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

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宋史范仲淹傳

錢易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尙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尙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

閭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 宋史錢惟演傳

苗時中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日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 宋史苗時中傳

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日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宋史周敦頤傳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

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宋史孫唐卿傳

耶律制心拜上京留守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遼史耶律隆運傳

布魯海牙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元史布魯海牙傳

梁曾除杭州路總管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

令元史梁曾傳

王約拜集賢大學士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絶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元史王約傳

于文傳累遷知吳江州丹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旣得其情其母乞貸一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元史于文傳

恤囚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

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 後漢書虞延傳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 後漢書鍾離意傳

戴封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後漢書戴封傳

曹攄補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

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竝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晉書曹攄傳

謝方明加晉陵太守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宏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故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

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南史謝方明傳）

王志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亦歎服之（南史王曇首傳）

何允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南史何尚之傳）

席闡文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南史席闡文傳）

傳歧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南史傳琰傳）

蕭撝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北史蕭撝傳）

張華原爲兖州刺史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

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北史張華原傳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

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 北史王伽傳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與臨說令可且出囚使

訖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新唐書唐臨傳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新唐書呂元膺傳

戚綸知太和縣加大理評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宋史戚綸傳

朱景知汝州葉驛道遠隷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宋史朱景傳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

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黙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旣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壬之糧告而額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黙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宋史馬黙傳

謝諤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穌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宋史謝諤傳

曹覿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宋史曹叔遠傳

黃㽦知台州刱安濟坊以居病囚宋史黃㽦傳

布赦

孫永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宋史孫永傳

用刑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鶵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鶵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新唐書崔隱甫傳

李孝壽改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宋史李迪傳

舒亶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卽自起斬之宋史舒亶傳

李燾知雙流縣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宋史李燾傳

高登授富川主簿憲董芬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

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而銷宋史高登傳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宋史張洽傳

趙元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已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金史趙元傳

烏古論元忠知大興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

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金史烏古論元忠傳

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元史廉希憲傳

慎赦

欒運拜京兆郡丞宣帝嗣位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為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

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北史王軌傳